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十七卷 建文遜國

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，帝知金川門失守，長吁，東西走，欲自殺。翰林院編修程濟曰：「不如出亡。」少監王鉞跪進曰：「昔高帝升遐時，有遺篋，曰：『臨大難，當發。』謹收藏奉先殿之左。」群臣齊言：「急出之！」俄而昇一紅篋至，四圍俱固以鐵，二鎖亦灌鐵。帝見而大慟，急命舉火焚大內。皇后馬氏赴火死。程濟碎篋，得度牒三張：一名應文，一名應能，一名應賢。袈裟、帽鞋、鬚刀俱備，白金□錠。朱書篋內：「應文從鬼門出，餘從水關御溝而行，薄暮，會於神樂觀之西房。」帝曰：「數也！」程濟即為帝祝髮。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。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：「臣名賢，應賢無疑。」亦祝髮。各易衣披牒。在殿凡五六□人，痛哭仆地，俱矢隨亡。帝曰：「多人不能無生得失。有等任事著名，勢必究詰；有等妻子在任，心必繫繫，宜各從便。」御史曾鳳韶曰：「願即以死報陛下！」帝麾諸臣，大慟，引去若干人。九人從帝至鬼門，而一舟艤岸，為神樂觀道士王升，見帝，叩頭稱萬歲，曰：「臣固知陛下之來也。疇昔高皇帝見夢，令臣至此耳！」乃乘舟至太平門，升導至觀，已薄暮矣。俄而楊應能、葉希賢等□三人同至。共二□二人：兵部侍郎廖平，襄陽人；刑部侍郎金焦，貴池人；編修趙天泰，三原人；檢討程亨，澤州人；按察使王良，祥符人；參政蔡運，南康人；刑部郎中梁田玉，定海人；監察御史葉希賢，松陽人；程濟，績溪人；中書舍人梁良玉、梁中節，俱定海人；宋和，臨川人；郭節，連州人；刑部司務馮淮，黃巖人；所鎮撫牛景先，沅人；王資、楊應能、劉仲，俱杞縣人；翰林待詔鄭洽，浦江人；欽天監正王之臣，襄陽人；太監周恕，和州人；徐王府賓輔史彬，吳江人。

帝曰：「今後但以師弟稱，不必拘主臣禮也。」諸臣泣諾。廖平曰：「諸人願隨固也；但隨行不必多，更不可多。就中無家室累，並有膂力足捍衛者，多不過五人，餘俱遙為應援可耳。」帝曰：「良是。」於是環坐於地，道士進夜膳，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：楊應能、葉希賢俱稱比丘，程濟稱道人。往來道路，給運衣食者六人：馮淮時稱塞馬先生，時稱馮翁，時稱馬公，時稱馬二子；郭節時稱雪庵，後稱雪和尚；宋和時稱雲門僧，時稱稽山主人，時稱槎主；趙天泰適衣葛，即稱衣葛翁，時稱天尚子；王之臣家世補鍋，欲以作生計，號老補鍋；牛景先號東湖樵夫，亦稱東湖主人。帝曰：「吾今往滇南，依西平侯。」史彬曰：「大家勢盛，耳目眾多；況新主意尚未釋，能無見告？不若往來名勝，東西南北，皆吾家也。臣等中有家給足備旦夕者，即駐錫於茲，有何不可？」帝曰：「良是。」於是更主七家：廖平、王良、鄭洽、郭節、王資、史彬、梁良玉。帝曰：「此可暫不可久，況郊壇所在，明且必行，何所之？」眾擬浦江，而鄭亦巨族，且忠孝可居也。夜分，帝足脛痛，度不能行。微明，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，謀所以載者。有一艇，為吳人，急叩之，則彬家所遣，以偵彬吉凶者也。彬與景先亟迎帝，且至彬家。諸人聞之，且悲且喜。同載八人，為程、葉、楊、牛、馮、宋、史，餘俱散走，期以月終更晤。取道溧陽，八月，始至吳江之黃溪史彬家。彬奉帝居所居之西偏，曰清遠軒，眾出拜，帝改題水月觀，親筆篆文。閱三日，諸臣至彬家相聚，五日，帝命歸省。成祖即位，編籍在任諸臣逝去者四百六□三人，俱命削籍。

八月，命禮部行文州縣，追繳革除誥敕。至是，蘇州府遣吳江邑丞鞏德至史彬家追奪，且曰：「建文皇帝聞在君家。」彬曰：「無之。」微哂而去。次日，帝同兩比丘、一道人行，餘俱星散，時八月□六日也。帝附舟至京口，過六合，陸行至襄陽。

□月，至廖平家，適有詞其跡，遂決意往滇。

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□三日，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。初，帝期從亡臣以三月復至廖平家，至是，留永嘉寺，頗安適，將以明年游天臺，而諸臣以帝舊約，俱集於襄陽廖平家。適馮淮自雲南來，傳帝命止之，令諸臣無煩往來，各散去。

二年春正月，建文帝離雲南，由重慶抵襄陽，六月入吳，八月八日復至史彬家。時天將暝，彬家已舉火矣。帝突至，彬及家人出拜，舉酒半酣，帝曰：「我明晨當即去。」彬云：「臣掃門而俟久矣，即有不肅，亦乞見原。欲留師數月，明晨何遽耶？」先是，帝命從亡者俱師弟稱，故彬等呼為師。帝泣曰：「彼方急圖我。昨於西安道中，見冠蓋來者，瞪目視我；此臣我自善之，彼必有以奏也。東南逋臣，屈指先汝，我去政為汝計。」對哭久之，且曰：「此近宮闕，不便。」彬曰：「亦無害。」視帝衣履敝甚，固留三日，命家人制布衣而去。帝為兩浙之游，杭州計游二□三日，天臺、雁蕩計游三□九日。會馬二子、稽山主人、金焦亦來石樑間，且云：「諸臣俱約至此，然終不見。」時天氣寒，帝返雲南，固卻諸臣而去。

三年春二月，建文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，尋舍之而去。嘗聞金陵諸臣慘死事，泫然曰：「我獲罪於神明矣！諸人皆為我也。」

四年夏四月，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，留旬日。

五月，結茆白龍山。

五年冬□二月，建文帝祭死難諸人，自為文哭之。時朝廷偵帝甚密，戶科都給事胡濙訪求張三豐，蓋為帝也。帝知之，遂遁跡不出。

六年夏六月，白龍庵災，程濟出山募葺。

七年春正月，命太監鄭和航海，通西南諸國。時胡濙、鄭和數往來雲、貴間，蹤跡建文帝。帝東行，三月，至善慶里，五月，復至襄陽。廖平家已徙蜀，帝還滇。

八年春三月，建文帝復至庵。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，密訪帝，震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，相對而泣。帝曰：「何以處我？」對曰：「上從便，臣自有處。」夜縊於驛亭中。帝復結庵於白龍山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夏月患病，因有戒心，不能出山覓膳，狼狽殊甚。適史彬、程亨、郭節訪至，帝相對大慟，隨問曰：「汝等攜有方物否？」各為獻。史彬獨有僮，而所獻豐，且當年職居禁近，知帝所好。帝遍嘗之，曰：「不食此已三年矣！」三人相留許久，帝遣之歸，別時痛哭失聲。帝屬曰：「今後勿再來。道路阻修，一難；關津盤詰，二難；況我安居，不必慮也。」彬等叩首領命而去。後帝復舍白龍庵他去。

九年春，有司毀庵。

夏四月，建文帝至浪穹鶴慶山，其地頗佳，因募建一庵，名大喜。

□年春三月，應能卒，四月，希賢卒，建文帝因納一弟子，名應慧。

□一年夏五月，建文帝南行至甸，六月還。

冬□二月，渡馬嶺，遇寇，適官軍至，僅免。□二年夏四月，遣程濟募糧。

秋九月，建文帝學《易》數。

□三年秋八月，建文帝游衡山，冬□月還庵。

□四年夏六月，建文帝足疾發，程濟乞藥於城西，三日乃反，帝飲獲愈。

冬□一月，帝命濟錄述從亡傳，藏之山巖中，帝自為敘。

□五年春二月，史彬復至白龍故道，了不見庵，山旁詢一老婦，則曰：「官司毀之矣。」問僧徒，曰：「不知所之。」至是，彬忽與帝遇於鶴慶之大喜庵，深林密樹，不下數里。先是，楊應能、葉希賢所建者，甫落成，而兩人死，即於庵東葬之。

□一月，帝避囂東行，至衡山。

□六年春三月，建文帝還至黔。

□七年夏六月，建文帝始觀佛書。

□八年夏六月，建文帝命程濟移居庵西偏。

冬□月，帝入蜀，程濟從，遍游諸勝，登峨眉，有詩云：「登高不待東翹首，但見雲從故國飛。」

□九年秋七月，建文帝入粵，游海南諸勝。

□一月，帝還庵。

二□年夏四月，建文帝避囂於庵南四□里，名淥泉。

二□一年春二月，建文帝入楚，程濟從，登章臺山，賦弔古詩：「楚歌趙舞今何在？惟見寒鴉繞樹啼。」

六月，帝游漢陽，登晴川樓，吟云：「江波猶湧憾，林靄欲翻愁。」

七月，帝留大別山。

二□二年春二月，建文帝東行，冬□月，與史彬相遇於旅店，言及榆木川，稍色喜。史彬問道路起居狀，答曰：「近來強飯，精爽倍常。」即同彬下江南，至彬家。彬具酒肴於所居之重慶堂，帝上座，程濟東列，彬西列。彬有從叔祖名弘者，嘉興縣史家村人也，直入，至堂上，彬不得已，亦與坐。問：「師何來？」彬未答。即起趨出，招彬曰：「此建文皇帝也。」彬曰：「非也。」弘曰：「吾曾於東宮見之。當吾家籍沒時，非帝，吾無死所矣。帝實活我，恩無以報。」彬不得已，實告之。即頓首堂下，涕泣問向來狀。帝曰：「賴諸從亡者給我衣食，周旋險阻之間，二□年來，戰戰兢兢。」復大慟。慟已，曰：「今想可老終矣！」弘曰：「帝今欲何之？」曰：「游天臺諸勝。」弘曰：「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。」居數日，帝行，戒彬曰：「有叔在，爾勿往也。」弘從之去。

□一月，至寧波渡蓮花洋。

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，建文帝謁大士於潮音洞。

五月，自閩、粵還山，止程濟從。聞仁宗崩，帝曰：「吾心放下矣！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。」且悲且喜。

宣宗宣德元年秋八月，建文帝祭從亡諸臣於庵前。

二年春正月，建文帝移居鶴慶之靜室。

秋八月，滇寇亂，帝入蜀，程濟從。

冬□月，宿永慶寺，題詩云：「杖錫來游歲月深，山雲水月傍閒吟。塵心消盡無些子，不受人間物色侵。」

三年夏五月，建文帝游神女廟。

秋七月，游黃牛磯。

冬□月，游漢中。

四年春正月，建文帝至成都，再宿而去。

五月，帝還浪穹。

六月，至鶴慶山中。

五年夏四月，建文帝欲稍廣其庵，程濟等出募。

六年春二月，建文帝往陝西。夏四月，至延安。秋七月，南行入蜀。

九月，至夔，阻雪。

七年春正月，建文帝入楚，至公安。

夏五月，至武昌。

秋八月，下九江。

九月，游杭州吳山。

冬□一月，游天臺。

八年春正月，建文帝在赤城。

九年夏五月，建文帝復至吳江史彬家，程濟從。時彬已死，帝悲悼久之，慰勞其子倍至。復為會稽之游，八月，還。

□年春三月，建文帝往粵西。

英宗正統元年秋八月，建文帝還至滇，卜築舊日之浪穹。

二年夏五月，建文帝復游峨眉。

冬□一月，還至浪穹。

三年秋七月，建文帝欲往粵西，不果，會有弟子亡去，帝恐跡露，遂有粵西之行。

四年夏四月，程濟勸建文帝還滇，不聽。

五年春三月□三日，建文帝謂程濟曰：「我決意東行，子盍為我著？」得兌之歸妹，濟拊几大呼曰：「大凶！今太歲干支皆金，火必克之，行夏之時，其危乎！」帝好文章，能為詩歌，嘗賦詩曰：「牢落西南四□秋，蕭蕭白髮已盈頭。乾坤有恨家何在？江、漢無情水自流。長樂宮中雲氣散朝，元閣上雨聲收。新蒲細柳年年綠，野老吞聲哭未休。」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，嘗題詩壁間，其一曰：「風塵一夕忽南侵，天命潛移四海心。鳳返丹山紅日遠，龍歸滄海碧雲深。紫微有象星還拱，玉漏無聲水自沈。遙想禁城今夜月，六宮猶望翠華臨。」其二曰：「闕罷《楞嚴》磬懶敲，笑看黃屋寄團瓢。南來瘴嶺千層迴，北望天門萬里遙。款段久忘飛鳳輦，袈裟新換袞龍袍。百官此日知何處？唯有群烏早晚朝。」至是，出亡蓋三□九年矣。會有同寓僧者，竊帝詩，自謂建文帝，詣思恩知州岑瑛，大言曰：「吾建文皇帝也。」瑛大駭，聞之藩司，因繫僧，並及帝，蜚章以聞，詔械入京師，程濟從。

八月，至金陵，九月，至京，命御史廷鞫之。僧稱：「年九□餘，且死，思葬祖父陵旁耳。」御史言：「建文君生洪武□年，距正統五年，當六□四歲，何得九□歲！」廉其狀，僧實楊應祥，鈞州白沙里人。奏上，僧論死，下錦衣獄，從者□二人，戍邊。而帝適有南歸之思，白其實，御史密以聞。聞吳亮老矣，逮事帝，乃令探之。建文帝見亮，輒曰：「汝非吳亮耶？」亮曰：「非也。」建文帝曰：「吾昔御便殿，汝尚食，食子鵝，棄片肉於地，汝手執壺，據地狗舐之，乃云非是耶？」亮伏地哭。建文帝左趾有黑子，摩視之，持其踵，復哭不能仰視，退而自經。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，程濟聞之，歎曰：「今日方終臣職矣。」往雲南焚庵，散其徒。帝既入宮，宮中人皆呼為老佛，以壽終；葬西山，不封不樹。

谷應泰曰：

聞之國君死社稷，義之正也。然而乘機察變，忍恥圖存，一旅而中興奏，五年而天節反，則惠王居櫟，仍殺子頽，襄王居櫟，終誅太叔，建文之倉皇出奔，或亦有深意焉。又況鐵函鎖柙，度牒鬚刀，先皇所遺也。龍葵帝后，妖讖亡周，燕啄皇孫，天心割漢，厥有定數，又非智力所移耳。

乃遜國之期，以壬午六月□三日，建文獨從地道，餘臣悉出水關，痛哭仆地者五□餘人，自矢從亡者二□二士。而廖平之議，以為多人必生得失，不若遜為應援，於時謹侍左右者三人，楊應能、葉希賢稱比丘，程濟稱道人也是也；往來道路，給辦資糧者六人，馮淮、郭節、宋和、趙天泰、王之臣、牛景先，各諱名號，潛相通問是也。其經由之地，則自神樂觀啟行，由松陵而入滇南，西遊重慶，東到天臺，轉入符符，僑居西粵。中間結庵於白龍，題詩於羅永，兩人荆楚之鄉，三幸史彬之第，蹤跡去來，何歷歷也。特以年逼桑榆，願還骸骨，岑瑛據之以聞，吳亮辨其非妄。夫不復國而歸國，不作君而作師，雖以考終，亦云惡矣。

然以予論之，假令成皇方死沙場，昭帝新居諒闇，此時兵力黷於邊關，內難伏於高煦，國勢危疑，人情牽制，必不能長駕遠馭，經營萬里之外者。而滇、黔地險，沐氏兵強，因茲遁跡之時，宜申控告之義，非流竄而藉共和，則東遷而依晉、鄭，一軍出荆門，即襄、鄧可搖，一軍出漢南，即長江可據。狐、先《河水》之功，馮、鄧雲臺之業，後挽前推，匪異人任也。奈何枕席有涕泣

之痕，行旅多橐餽之奉，而興復大計，闕焉不講，譬猶危葉畏颶，驚禽易落，正所謂亡國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也。

洎乎正統改元，帝易四朝，統踰五紀，內鮮惠、懷之亂，外無連、管之謀，嗣服相承，天定之矣。而況主君已老，從者凋零，方險阻備嘗之時，正精志消亡之日，魯展喜之已衰，晉銅鞮而既死，崦嵫待盡，尚安望其復振乎！至若從亡諸臣，國爾忘家，捍王於艱，四□餘年，櫛風沐雨，即無包胥之義，復楚王於郢中，亦有子家之忠，哭昭公於野井，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

而議者據成祖之實錄，謂建文之自焚，疑一龍之未出，攢眾蛇而不載。夫隱、巢之事，不直序於貞觀，燭斧之疑，亦依違於興國，時史所書，非無曲筆矣。而況胡濙訪仙，思恩擢職，以及陵在西山，不封不樹，有目者所共睹，又豈得以傳聞異辭也。